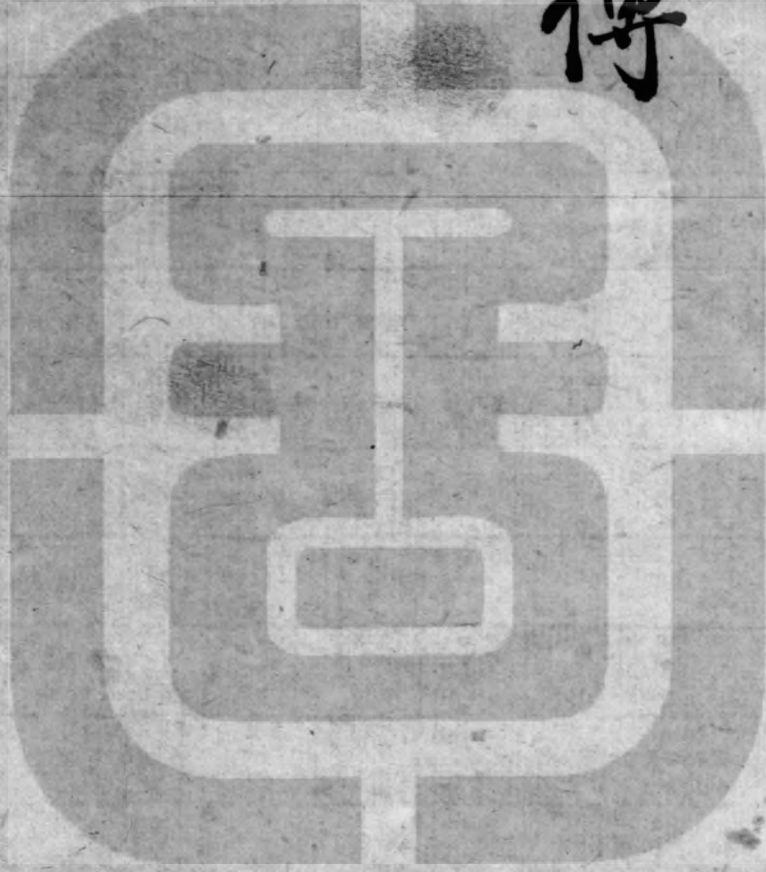


前漢書

十三

列傳



貨殖傳第六十一

漢書九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擊柝者

師古曰卑養馬

者之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眾也柝音土各反

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

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

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師古曰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

原下澤曰隰教民種樹畜養

師古曰樹殖也

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

械之資

師古曰藿亂也即今之荻也械者器之總名也藿音桓亂音五宦反荻音敵

所呂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

育之百時而用之有節少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

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秋之月草木黃落

乃伐薪

豺獾未祭罝網不布於壑澤

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獾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之月豺乃祭獸獮

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後隧

師古曰矰亦鷲鳥即今所呼鷲者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

也矰音曾後音奚隧音遂鷲音胡骨反

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斲藁澤不伐

張云文公貨殖傳為

平準書作也五經列

取其要者已入地理

志則此傳可不作仍

列計並至宜補遺尤

非體

敘文善補曾子圖

與子之



天師古曰糞古糞字也糞邪研木也糞是斬之物此天謂草木 蟻魚麀卵咸有常禁師古曰蟻小蟲也麀鹿子也卵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 所臣順時宜氣蕃阜庶物師古曰音扶元反 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穡音扶元反 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

力夙興夜寐 臣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師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無而不

乏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 故易曰后臣財成輔相天地之宜

臣左右民師古曰泰卦象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 備物致用立成

器臣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師古曰繫之辭也備物致用謂備取百物而極其功用 此之謂也管子云

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師古曰管仲之書也 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師古曰閒讀曰閑 工相

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非其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說者云因

井而為市農相與謀稼穡於田 樹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非其本業

其義非也農相與謀稼穡於田樹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

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

我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譬 是之欲寡

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臣德齊之臣禮師古曰道讀曰導

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臣直道而行不嚴而

治之大略也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率下不飾偽也 及周室衰禮法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諸侯刻桷

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師古曰桷椽也楹柱也節桷也山刻為山形也梲侏儒柱也藻謂刻鏤為水藻之文也刻桷丹楹魯桓宮也山節藻梲賦文仲也

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師古曰八列舞於庭謂季氏也 其流至乎士庶人

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

夷至乎桓文之後師古曰齊桓晉文也 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

欲不制僭差亡極師古曰者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 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

器士設反道之行臣追時好而取世資師古曰追逐也 偽民背實而要名姦

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師古曰圍謂禁守其人也

禮誼不足臣拘君子刑戮不足 臣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



餘肉粟而貧者袒褐不完哈菽飲水師古曰袒布長襦也褐編泉衣也菽豆也其為編

戶齊民同列而百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

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

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列其行事曰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

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

有此人越但有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

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弟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

一號計師故實獻云所祭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

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

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計然

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師古曰形顯見

故早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師古曰早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早時而推

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疆吳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謂拭除之

也音所劣反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國吾欲施之

家廼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皮師古曰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

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之陶為朱公孟康曰陶即今定陶也巨為陶天下之

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廼治產積居與時逐孟康曰逐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豫

居貨物隨時而逐利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八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

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師古曰息生也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也發貯嚮財曹魯之間師古曰

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師古曰言於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師古曰言於弟而顏淵簞食瓢

飲在于陋巷師古曰簞筥也食飯也瓢勺也一簞之飯一瓢子贛結駟連騎束

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師古曰為實主之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貢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墮而樂在其中子貢不受教命唯財是殖億度是非幸而中耳意讀曰億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已決斷仁不能已取予彊不能已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師古曰祖始也以其法為本始也

猗頓用鹽鹽起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鹽音古邯鄲郭縱已鑄冶成業與

王者埒富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贏畜牧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贏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及眾斥賣師古曰畜牧蕃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求奇繒

物間獻戎王師古曰避時之禁故伺間隙私遺戎王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

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秦始皇令贏比封君日時與列臣朝請師古曰與讀豫請音才

反姓

巴寡婦清師古曰以其行潔故號曰清也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師古曰丹砂也穴者山谷之穴出丹也家

亦不訾師古曰言其財眾多無限數訾音子移反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

已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

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

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繇讀曰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

二百號孟康曰五十一匹也師古曰號古蹄字牛千號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為蹄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

者舉成千足羊師古曰凡言千足者二百五十頭也澤中千足菟水居千石魚波師古曰波讀曰陂言有大陂養

魚一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乃改山居千章之菽孟康曰菽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菽即楸樹字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榮南河濟

之間千樹萩師古曰榮亦水名濟水所滋作也即今所謂榮澤也陳夏千畝黍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縣也皆屬淮陽種黍樹而取其汁夏音

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



之田孟康曰一鐘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鐘者凡千畝也若干畝厄茜孟康曰茜草厄子可用染也師古曰茜音千見反千畦薑韭

師古曰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曰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易以得利也通邑大都酷

一歲千釀師古曰千釀酒醯醬千瓊受十升瓊音胡雙反漿千僮孟康曰僮嬰也師古曰僮人僮之也一僮兩嬰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鐘師古曰謂常糴取而居之薪橐千車船長千丈師古曰

積餘之木千章竹竿萬个孟康曰个者一个兩個師古曰个讀曰箇箇枚也軺車百乘師古曰軺車輕小之車也軺音弋昭反

牛車千兩師古曰車一乘曰一兩謂之兩者言其較輪兩兩而稱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孟康曰三十斤為一鈞

素木鐵器若厄茜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為一素木素器也馬蹏噉千師古曰噉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為馬二百也噉音江鈞反

又音口牛千足羊彘千雙師古曰彘即豕童手指千孟康曰童奴婢也古者無空手遊口皆指故曰手指以別馬

牛蹏角也師古曰手指謂有巧伎者指千則人百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

文繒也帛之

泰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今俗猶有大量葉麴鹽豉千合師古曰麴葉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為合鹽豉則斗斛量之

少等亦為合合者相配偶之言耳今西楚荆沔之俗賣鹽豉者鹽豉各一升則各為一合而相隨焉此則令也說者不曉通讀為升合之合又改作台豉為解說失之遠矣鮫鱗干

斤師古曰鮫海魚也鱗刀魚也飲而不食者鮫音胎又音落鱗音齊鮪鮑千鈞師古曰鮪鮑魚也即今不

著鹽而乾者也鮪今之鮪魚也鮪音輒鮪音普各反鮪音於業反而說者乃讀鮪為鮪魚之鮪音五回反失義遠矣鄭康成以為鮪於燂室乾之亦非也燂室乾之即鮪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鮪魚者是也音居腹反秦始皇載鮪亂臭則是鮪魚耳而燂室乾者本不臭也燂音浦北反棗栗千石者三之師古曰三千石狐貂裘千皮

羔羊裘千石師古曰狐貂貴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也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師古曰果采謂於山野采取栗實也

子貸金錢千貫節馴儉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儉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也師古曰儉者入會一家交易者也馴者其首率也馴音子朗反儉

音工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孟康曰貪賈未當買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賈賤乃買故十得五也亦比千

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

師古曰步車曰輦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廣漢葭音家唯

卓氏曰此地陝薄吾聞嶧山之下沃壑下有駿鴟至死不飢孟康曰

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漑師古曰孟說非也駿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民工作布易賈乃

前漢九十一



求遠遷致之臨邛大熹卽鐵山鼓鑄師古曰運籌筭賈滇蜀民

於滇蜀之間也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師古曰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魑結民富埒卓氏師古曰魑結西南夷也言

埒等也魑音直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哀訾至鉅萬初哀賈京師

隨身數十百萬師古曰言其自有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

次如苴孟康曰平陵如氏苴氏也石氏勤力故訾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親信厚資遣

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師古

王根淳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師古曰借擅鹽井之利期年所

得自倍師古曰遂殖其債音吐戴反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

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師古曰閒讀曰閑

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然其贏得過當瘡於城裔師古曰瘡讀為愈愈

舉動性行有似之也若今言諸郎矣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

氏之雍容也言其於利雖不及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已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弟

約頗有拾邱有取師古曰賴古俯字也俯即必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曰其

故多去文學而趨利有所取拾無鉅細好惡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師古曰刀姓間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

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

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刀孟康曰刀間能畜豪奴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

作奴乎無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間既衰至成哀間臨菑

姓偉訾五千萬師古曰姓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賈郡國無所不至

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已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雒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過邑不入門設用此

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古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師史既衰至成哀

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言亦十千萬莽皆曰為納言士欲法

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上式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孟康曰若今史督租穀使上道輸在所也師古曰秦

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獨營倉粟師古曰取倉粟而營楚漢相距榮

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曰此起富

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師古曰

買之物不計貴賤唯善富者數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然任公家約非田

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舉則不得飲酒食肉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

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曰萬鍾計孟康曰邊塞上斤候卒也唯此一人能致富若

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著其饒多也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

封君行從軍旅齎貳子錢家師古曰行者須齎糧而出於子錢家子錢家曰為

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師古曰貸謂假其息十

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

商大賈大氏盡諸田師古曰氏讀田牆田蘭韋家粟氏安陵杜氏亦鉅

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綱平

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師古曰

巨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巨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

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顯利師古曰顯巨貨賂自行取重

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巨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

伯巨賈脂而傾縣邑張氏巨賣醬而隄修質氏巨酒削而鼎食服

此野云田定論制六條取漢法嚴安得容此孟康注非也文記曰田定律案而秦漢以三州不過言其因力田而富甲一州身下舉例之自明

此野云善字當屬上而下文流字乃可結上更甚類注非也司馬貞曰謂買物必取其貴而善者不單賤價也

此野云田定論制六條取漢法嚴安得容此孟康注非也文記曰田定律案而秦漢以三州不過言其因力田而富甲一州身下舉例之自明



此釋云史記曰博戲  
惡業也而桓發用之  
官利則博字當為  
博如師古後說也

曰治刀劍者也如漢曰作刀劍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酒濯也削謂刀劍室也謂  
人有刀劍削故惡者主為酒刷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新也酒音先禮反削音先召反  
冒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燻羊胃以去椒薑張里曰馬醫而擊  
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  
齊之刀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人運其籌策上垂王者之  
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亦謂專取之也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  
姦成富師古曰博掩謂博擊掩襲取人物者也博字或作博一說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皆戲而賭取財物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  
師古曰姓曲名叔姓稽名發師古曰身為罪惡尚復與良善之人齊齒竝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  
也

貨殖傳第六十一

西川世圖  
氏關向商

漢書九十一

游俠傳第六十二

漢書九十二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已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已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也幸得其所欲也覬音冀覦音踰又音論孔子曰天下有道  
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權不移於下也百官有司奉法承令已脩所職失職  
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之二霸也陪重也陵夷至  
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從音子容反繇是列國公子魏  
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子孟嘗君田文春申君黃歇  
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亡出關因狗盜而取  
狐白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已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將為范雎所殺卿救之也  
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已赴平原之急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



此雖云此言游俠謀  
託季路仇牧非班生  
也年鳴夫其本去法  
以不殺殺身成仁之美  
殊矣哉

如姬以竊兵符矯魏僖侯命代晉鄙為將而令朱  
亥鎗殺晉鄙遂率兵救趙秦兵以卻而趙得全  
皆曰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

而游談者曰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搃捉持也擊古手腕字也於是背公死黨

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疎闊未之匡改也師古曰匡

正是故代相陳稀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曰千數外戚

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

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

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

贖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遇孟賈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仇牧

未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劔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闔言游俠之

徒自許節操同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曾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非明王在

上視之曰好惡齊之曰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師古曰視讀曰由古

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皐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而六國五伯之皐人也夫

四豪者又六國之皐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

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

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

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

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

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

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曰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

士曰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

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輟牛晉灼曰輟輟也輟牛小牛也師古曰輟重輓也音工豆反晉說是也專趨人之

急甚於己私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

已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曰俠聞父事朱家自曰為行弗及也



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巨商賈為資劇孟巨俠顯吳楚反時條侯

為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戀反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

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師古曰已語終辭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

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

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巨俠稱

江淮之間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矚氏陳周膚亦巨豪聞師古曰矚音開景帝聞

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

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韓名毋辟陽翟屬潁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況寒孺皆人姓名也辟讀曰避

郭解河內軹人也師古曰軹音只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

誅死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慄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慄者感意

氣而立節繁也不快意所殺甚眾巨軀藉友報仇師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臧命作姦剽

攻師古曰臧命賊亡命之人也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剽音匹妙反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不可勝數適

有天幸窮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巨德報怨厚

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師古曰自好喜為此名也喜音許吏反既已振人之命不

矜其功師古曰振謂舉救也矜音恃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著音直略又心本猶言

子負解之執師古曰負恃也與人飲使之醺非其任疆灌之師古曰盡爵曰醺其人

子賊不得伯解字也棄其尸道旁弗葬欲巨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

之故怨怒也醺音子笑反疆音其兩反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巨翁伯時人殺吾

子賊不得師古曰翁伯解字也具巨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見不直遂

去其賊師古曰除去其罪也去音丘呂反臯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

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

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師古曰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彼何臯

猶重也師古曰多猶重也



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為踐更之卒也脫免也更音工衡反脫音它活反

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次當為更也數音所角反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

者廼肉袒謝臯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

賢豪居間已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中開為道地和輯之而不見許也客廼見解解夜見仇家

仇家曲聽師古曰屈曲從其言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

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廼夜去不使人知曰

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廼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休待洛陽豪更言之廼從其言也解為人短

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騎自隨也不敢乘車入其縣庭師古曰所屬之縣也之旁郡

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如淳曰事可為免出者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

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

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師古曰充也言其財不充合徒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師古曰中充也言其財不充合徒之數也中音竹仲反其下亦同

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

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為之言是為其所使也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

楊季主子為縣掾鬲之師古曰鬲塞其送不令解得之也鬲與鬲同解兄子斷楊椽頭解入關

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師古曰知謂先相知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

家上書人又殺闕下師古曰於闕下殺上書人上聞廼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

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師古曰出解於關也籍少翁已

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

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

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已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

舌吏已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

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已睚眦殺人解不知此

舉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

前集七十一



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

河郭翁中師古曰中讀皆曰仲太原魯翁孺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音五奚反東陽陳君孺

雖爲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也音荀至若北道姚氏西道

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謂也姓名各羽字公子它古他字南陽趙調

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鄉者朱家所羞也師古曰鄉讀曰

鄉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拒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

柳市師古曰漢宮闕云細柳倉有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

師古曰章從京兆也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

其後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以章自隨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

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

當去畱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巨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

歎曰吾已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爲石顯所哀憐石君家破不能有已安也師古

曰言力不能救而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當巨爲福邪諸公已

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爲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簡張回服虔曰作箭者

姓張名回酒市趙君都賈子服虔曰酒市市中也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

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已君卿之材

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爲京兆吏數年甚得名

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

左右師古曰不相經過也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

交長者尤見親而敬衆已服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

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

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



此曆云此印樓護先  
假貸將以遺宗族身  
類注稍紆回

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王譚也為諫大夫使郡國護

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今護監之貸音吐燕反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

族故人各引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

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

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

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

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引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

錮後護復引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

宇與妻兄呂寬謀引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

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引事實語也到

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師古曰

曰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

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

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

莽篡位引舊恩召見護封為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此爵名效古之附庸也而成都侯

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

父事之不敢有關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師古曰言以父禮事坐

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師古曰鄉讀曰嚮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

蘇林曰邑字公子也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

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

孀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徵時與有故相隨博

弈師古曰博六博奕圍碁也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及宣帝即位用

遂稍遷至太原太守廼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



曰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

狀者著舊恩之深也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

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

博學通達已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

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如淳曰為後進竝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

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

出醉歸師古曰言每曹事數廢西曹曰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令而罰之侍

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已某事適遵曰湯百乃相聞故事

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官大僕優士又重遵師古曰

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右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自兗去槐里大

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

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

相因到遵門遵者酒師古曰者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

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師古曰既關閉門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為嘗

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

母師古曰霑溼言其大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閣出

去師古曰以其前門關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

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曰為

榮師古曰去亦藏也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師古曰懷來也

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

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

是起為河南太守師古曰繇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

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師古曰馮口占書吏且省官事師古曰



心醫云通以雄才處  
莽代酒亦有託而逃  
者也然此奏不以宗廟  
如邊者不亟彈治務阮  
禍之符音式

也口隱其辭以授  
吏也占音之贍反

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

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

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

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曰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

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屏蔽者過寡婦左阿君

置酒誦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臥遵知飲

酒飫宴有節師古曰宴食曰飫飫音於庶反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潤肴師古曰湛讀曰沈又音耽亂

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鞞師古曰此鞞謂印之紐也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

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師古曰言自如其故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

都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

召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

經書而已師古曰質正也而遵晝夜呼號師古曰呼音六故反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屬連也

也屬音之欲反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曰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

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處高

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繆徽一旦

車礙為甕所輻師古曰繆微井索也車縣也甕井口甕為甕者也輻擊也言瓶忽縣礙不說或以車為甕或音甕又以甕為甕皆失之聲音側救反身提黃泉骨肉為泥師古曰提擲也擲入黃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自用如此

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甕以盛酒即今鴟夷勝也鴟夷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滑稽轉從捨無窮之狀滑稽音骨稽音雞盡

日盛酒人復借酤師古曰酤猶竟日也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屬音之欲反

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遵大喜之師古曰

曰喜好愛也音許吏反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師古曰約猶束也不敢差跌師古曰跌音徒結反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閒師古曰湛讀曰沈官爵功名

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師古曰顧念也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

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



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也竦為賊兵所殺李

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田不去因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為賊所殺桓譚曰為通人之蔽也

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鄧展曰颯音立單于欲脅誑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

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巨豪桀自陽翟徙茂陵師古曰陽翟潁川之縣也涉父哀

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

巨上妻子通共受之巨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

還南陽賻送行喪家廬三年絲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

曹師古曰禮畢行喪終服也衣冠慕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今之雲陽谷口是其處也

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為

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為

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

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為高祖以下至茂陵為五陵失其本意涉

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闐門師古曰闐字與實同音大千反在所閭里盡滿客或

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已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

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

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

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不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不

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師古曰失讀曰決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

此矣師古曰還讀曰旋謂反歸故操涉自己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

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

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仵涉慕之迺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

仵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仵費用皆印富人長者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然身衣服

仵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仵費用皆印富人長者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然身衣服



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已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

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師古曰在此里之中宅上涉即往

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已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絮婦除沐浴

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師古曰鄉讀曰

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廼側席而坐師古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今涉邨人之喪故

側削牘為疏師古曰牘木簡也疏音所慮反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舍之物分付諸客

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廼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

為棺斂勞俸畢葬師古曰勞俸謂慰勉賓客也棺音工喚反斂音力瞻反勞音郎到反俸音郎代反其周急待人如此

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

法臯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為卿厨掾

史欲已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已為中郎后免

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毆上茂陵師古曰茂陵

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

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師古曰守茂陵今未真為之新視事涉未

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已示眾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

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追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

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

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臯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

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師古曰令涉如故著衣服也復音扶目反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大伯為

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已守

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

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臯惡暴著主上知

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君必得真令



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曰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

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大伯

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

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師古曰隱匿其情也好殺睚眦

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

死可用莽廼召見責曰臯惡赦貫師古曰貫謂寬其罪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

涉至官無幾長安敗師古曰無幾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

長吏呂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

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請

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

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

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

亡去申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言一吏

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

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

長安市師古曰縣其首自哀平閒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

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

之風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皆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中王莽居攝誅鉅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

得師古曰指其名而捕之素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曰問建師古曰泛者曰常語問之不切

責也泛音敷劍反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已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

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曰俠聞於世云



孟川宅鳳尊  
氏書國開甫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書九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

但曰婉媚貴幸

師古曰婉順也媚悅也

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

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存

津關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貝帶

師古曰以駿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駿驥印鷲鳥也駿音峻驥音儀說在司馬相如傳

傅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

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

師古曰姓北宮名伯子

孝武時士人則韓嫣

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

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

仁昭帝時駙馬都尉柁侯金賞

師古曰柁音丁護反

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

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

師古曰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

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

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卽尊位彭祖曰舊恩封陽都侯出



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師古曰為其小妻所毒薨國

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巨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

頭即也濯讀曰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

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覺而之漸臺師古曰覺謂寢寐之寤也未央殿西

巨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師古曰然而視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

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師古曰說尊幸之日日

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師古曰專謹曰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

賜通鉅萬巨十數師古曰每賜鉅萬官至上大夫文帝時聞如通家游

戲師古曰間謂授際私然通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巨媚上

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

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鄧氏錢布天下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上不樂

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

使太子齧癰師古曰齧齧也太子嗽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

齧太子慙錄是心恨通師古曰錄讀與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

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微外鑄錢師古曰微謂寒也東北謂之寒西南謂之微寒

反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

張晏曰顧人采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沒入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積其前後所犯合沒官

主賜鄧通師古曰即節陶長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

主乃令假衣食師古曰假假貸而私為饋之也恐使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各一錢竟

不得各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巨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巨高侯積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



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

媽先習兵師古曰言舊自便習曰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儼鄧通師古曰始儼比也

時媽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趕通

未行師古曰已稱趕止行人訖而天子未出也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

見曰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身獨伏謁也辟音關媽驅不見既過江

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爵封於天子也入宿衛比韓媽太后錄此

銜媽媽侍出入永巷不禁師古曰言上怒其出入也曰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

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媽弟說亦愛幸師古曰說讀曰悅曰軍功封

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侯師古曰雒字或作頽大司馬車

騎將軍自有傳師古曰在韓信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樂人也延年坐法腐刑給

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

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

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

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埒

韓媽師古曰埒等齊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

愛施師古曰施解也音式爾反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曰選

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

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

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曰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

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曰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

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



巨中傷人

師古曰說遠也遠道之辭

忤恨睚眦輒被巨危法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初元中前將軍

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

知顯專權邪辟

師古曰辟讀曰辟

建白巨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

師古曰立此議而白之

宜巨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

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師古曰禮刑人不近君側故曰應古

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

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

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

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臯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

臯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巨它事論死自是公

卿巨下畏顯重足一迹

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

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

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

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

民歌之曰牢邪石邪

五鹿客邪印何纍纍若若邪

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反

言其兼官據執也

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

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

師古曰遂音千旬反

修敕宜侍帷幄

師古曰敕整也

天子召見

欲巨為侍中遂請間言事上聞遂言顯顯權

師古曰顯與專同其下類此

天子大怒

罷遂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

第一天子巨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

後世必巨陛下度越眾賢

師古曰度過也

私後宮親巨為三公上曰善吾不

見是

師古曰言不見此理

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

師古曰見首工竟反

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巨間已

師古曰見首工竟反

迺時歸誠取一信巨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

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授夜還稱詔開門入

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巨其書示顯顯

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巨事

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反

群下無不嫉妬欲



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已一

軀稱快萬眾師古曰稱音尺孕反任天下之冠師古曰冠音當也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

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音裁同臣此全活小臣天子臣

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師古曰賂音謂百官一萬萬

羣下所遺也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

顯恐天下學士姍已師古曰姍音古諷字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

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

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臣為不姑諧望之矣顯之

設變詐臣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

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禮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

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

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

死師古曰滿讀音悶諸所交結臣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

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

與陳實無賈師古曰賈音讀曰價

淳于長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少臣太后姊子為黃門郎未進幸

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承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

臣長屬託太后及帝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

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臣為皇后太后

曰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

甚德之廼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

陵罷弊海內師古曰罷音讀曰疲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陵置邑徙人

以實之長奏令止所徙之家各還本處朕臣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臣康

寧師古曰康安也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



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繁鉅萬師古曰繁古累字也其下亦同多畜妻妾淫於聲

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嬖為龍頷思

侯夫人晉灼曰嬖音靡寡居長與嬖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嬖賂遺長欲

求復為僮仔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許許為白

上立曰為左皇后嬖每入長定宮輒與嬖書戲侮許后嬖易無不

言師古曰嬖與汗也易嬖也易音反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

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曰外親居九卿位次

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嬖受長定

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曰當代輔政

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某人為某官某人為某事具言其舉過根怒曰即如

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師古曰趣讀曰促

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師古曰佚讀與逸同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師古曰莽母於

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異處便於前上言不敬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見

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廼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為侍中奉兩

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欲立趙飛燕之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

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

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為嗣者也長曰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

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曰滅口上愈疑其有大

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師古曰侮古侮字謀立左

皇后舉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者其母名

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

為大司馬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酺音蒲後酺有罪莽復殺之

徙其家屬故郡始長曰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謂近幸於天子近音其斬反其愛幸不及富平

侯張放常與上卧起俱為微行出入

此略云故事附見張湯傳後不入任事者以張氏復頭非建武中也然不據其意所以不夫為良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東宮官屬隨例遷也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為人美

麗自喜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哀帝望見說其儀貌師古曰說讀曰悅識而問之曰是舍人

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候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

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

晝寢偏藉上衷師古曰藉謂身臥其上也黃古補字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覺寐之也音工効反不欲動賢

迺斷輿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巨自固每賜

洗沐不肯出嘗留中視醫藥上巨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

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之處也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詔賢女弟巨為昭儀

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巨配椒房云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各故曰椒風昭儀及

賢與妻且父上下竝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

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巨賢妻父為將作大

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

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借天子之制度者也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巨綈錦師古曰檻謂軒

繒也音徒奚反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

弟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

巨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園器名也漢書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鏡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要巨下玉為柙至足亦

縫以黃金為縷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孟康曰堅剛之柏也

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深恩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

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下有

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迺巨其功下

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

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巨賢為亂



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卽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  
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矢太后指免  
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  
憐之上竊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日前東平  
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巨鑿待詔與校祕書郎楊  
閔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巨聞咸伏其辜將軍  
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七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  
侯王后親師古曰而宣除用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  
宏宏巨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曰朕巨恭皇  
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  
消水萌師古曰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師  
曰以君上爲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群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  
非懷此心也

惜也師古曰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師古曰

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是巨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

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鳩之公羊傳曰季

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師古曰令嘉有依得巨

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孟康曰噬膚滅鼻

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巨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

序惟稽古建爾于公巨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師古曰朕承天

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

朕以將爲命巨兵爲威可不慎與師古曰是時賢年二十一雖爲

大衆也言爲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



此驍云甯為王嘉  
死母為孔先生何堪  
經史之家如此描畫朕  
嘆千載乎

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為  
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  
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師古曰傳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  
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傳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  
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  
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竝為三公上故令  
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  
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迺出拜謁送  
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  
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  
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  
中騎都尉上呂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闕

為中常侍闕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病免為中郎  
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闕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  
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闕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  
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  
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闕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還  
報恭深達成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  
如是意不說師古曰說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賢父子親屬宴飲  
王闕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從容視賢笑師  
曰從音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闕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  
千容反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  
默然不說師古曰說左右皆恐於是遺闕出後不得復侍宴賢弟新  
成功堅師古曰呂蒙而作之極堅牢也功  
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



此略云周禮司烜氏  
注司烜掌明竈則罪  
人夜葬故錄之以司烜  
明火掌夜事既令掌  
則罪人夜葬可知故  
管子問云見星而行者  
惟罪人是夜葬之事  
也

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曰喪事調度

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曰大司馬奉送先帝

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

曰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

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謂者曰太后詔即闕下

冊賢師古曰即就也曰間者曰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師古曰菑古災字元元蒙辜師古曰蒙

也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為大司馬不

合衆心非所曰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

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詎視

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也詎驗也音附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師古曰風讀曰諷光孔光也質性巧佞翼姦

曰獲封侯師古曰也子專朝兄弟竝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

效無極不思王制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費曰萬萬計國家為空虛父子驕蹇至

不為使者禮師古曰言不敬天子之使受賜不拜皇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

等不悔過乃復曰沙畫棺師古曰以味砂塗之而又彫畫也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

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曰棺師古曰以此物棺斂也棺音工喚反至尊無曰加恭等幸

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曰賢為官者皆

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

譏鄉其弟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與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

十二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師古曰羸露形也音郎果反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

朱誦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曰

它擊擊殺誦誦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

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廼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

容之間師古曰商容殷容入閔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日閔子

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贊曰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藉

闕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竝為公卿可謂貴重人

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師古曰言本不以德進繇讀與由同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

之適足巨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豐

矣師古曰豐謂間隙也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一朝

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下傳流放幸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謂貶皇太后趙氏

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傅氏退居南宮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師古曰

白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王者不私人臣官殆為此也師古曰殆近也

佞幸傳卷第六十三

西川中同圖氏畫

前漢九十三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漢書九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唐虞已上有山戎獫狁

薰粥師古曰皆匈奴別號獫狁音險粥音戈六反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

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羸馱騊駼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種而馬生也馱駼後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駼駼馬類也生北海驪奚駼駼類也佗音徒何反馱音決馱音提駼音桃駼音塗駼音顛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

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夫音扶問反其下亦同無文書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

引弓射鳥鼠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少長則射狐菟師古曰少長言漸大肉食師古曰言無水粟唯食肉士力能

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

呂侵伐師古曰人皆習之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師古曰鋌鐵把小矛也音蟬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已下咸

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

者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



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

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邑于幽師古

曰即今之幽州是其地也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師古曰自公劉至夏父凡九君也文讀曰甫夏父

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山之下幽人悉從夏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

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吠音工犬反吠夷即吠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緄二字並音工本反昆緄吠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詩說文解字曰赤狄木犬種也故字從犬後十有餘年武

王伐紂而營維師古曰維邑復居于師古曰維邑鄭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此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

雕陰秦曰山而東南入于渭呂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

王伐吠戎師古曰穆王成王孫康王子也得四白狼四白鹿呂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

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呂刑篇是也辟法也音闕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

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

玁允之故豈不日戒玁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役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玁允之難故也豈不

日曰相警戒乎玁允之難甚急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呂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

曰薄伐玁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

彭彭盛也朔方北方也言玁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

褒姒之故與申后有隙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申侯怒而與吠戎共攻殺幽王于

麗山之下師古曰麗讀曰驪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

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師古曰平王鄭鎬而東徙于維師古曰平王邑師古曰平王當時秦

襄公伐戎至邽師古曰邽古岐字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

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讀曰僖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

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維師古曰維邑伐

周襄王師古曰襄王惠王之子襄王出奔于鄭之汜蘇林曰汜音凡今賴川襄城是也師古曰以襄王當處之因號襄城初

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

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



開戎翟戎翟呂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翟或居

於陸渾師古曰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東至于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廼

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廼興師伐戎翟誅子帶迎

內襄王于洛邑當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園

洛之間晉灼曰園音器三合作園地理志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園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園晉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為園耳洛水亦謂漆沮號

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潞氏郤缺獲白狄子者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

秦故隴呂西有縣諸畎戎狄獯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隴諸道及獯道是也獯音完在岐梁涇

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音隸氏音支朐音許于反而晉北有

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

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

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

并代呂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有代句注言北而魏有西河上郡呂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

城郭呂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

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

有二子師古曰宣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

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呂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

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師古曰並音步浪反

高闕解在衛音霍去病傳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

信之歸而襲破東胡卻千餘里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

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谷

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呂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

於匈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

此墟之自代至陰山  
馬險為塞故補獨  
不築長城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呂充之師古曰適讀曰適有罪而通直道自九

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師古曰起臨洮至遼東萬

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北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師古

曰氏音支匈奴單于白頭曼師古曰曼音莫安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

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音適於是匈奴

得竟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

愛闕氏生少子師古曰闕氏匈奴皇后號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廼使

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

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曰為壯令將萬騎冒頓廼作鳴鏑應劭曰鏑箭也師古

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曰鳴鏑自射善馬左右

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曰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

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曰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

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曰鳴鏑射頭曼

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

者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

廼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

此匈奴寶馬也勿子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

之東胡曰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

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廼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

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

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候望

之處若今之伏宿處也甌音侯反脫音土丘也反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

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

頓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



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

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

呂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

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

關故河南塞至朔邨膚施師古曰朔邨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

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

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自淳維已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

離尚矣師古曰尚久遠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盡服

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信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

鞮氏師古曰孛音力全反鞮音丁美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穿距之匈奴

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

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

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呂太子為左屠耆王

自左右賢王呂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

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

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呂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

也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呂西接氏羌而單于庭直

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

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

音頻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

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

人畜計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也師古曰蹕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而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

數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服虔曰刃刻其面也如淳曰輒槌杖也師

古曰二說皆非也輒謂輾轢其骨節若今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

之厭蹶者也輒音於點反輾音女展反

此瞻云按金源有射林但不於林而於夏五月



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

師古曰左者以左為尊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

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呂攻戰月

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呂子之得人

呂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向也善為誘兵呂包敵師古曰包敵

曰包裏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

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下零隔昆龍新羶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

窳音戈主反羶音犁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呂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

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

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

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揚敗走誘漢兵漢兵逐

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

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

高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

西方盡白東方盡駟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曰騂青馬也驪深黑騂赤馬也駟音危騂音先營反高

帝迺使使間厚遺閼氏師古曰求間隙而私遺之閼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

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

王黃趙利斯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迺開圍

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傅讀曰附鄉讀曰嚮言

滿引弓弩注矢外捍從解圍之隅直角以出去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

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

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與韓信合謀擊代

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呂漢

將數率眾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







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

稱書意合驩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驩親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

師古曰不告單于也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

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呂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

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漢呂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呂少吏之敗

約師古曰少吏猶言小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呂天之福吏卒良

馬力强呂滅夷月氏師古曰夷平也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

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揭音丘列反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

州呂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呂安邊民呂應

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

故使郎中係虜淺奉書請師古曰虜音火姑反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一駟師古曰駟為騎也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史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

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

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

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事除前事復故約

呂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

兄弟所呂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

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

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給者衣無絮也比疎師古曰比音頻疎以金為之比音頻疎

反疎字或作余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端帶

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緋綠繒各四十匹師古曰繒者帛之總稱緋厚繒也音

徒奚反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項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雞



游音 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

單于闕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

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言我必於漢生患中行說既至

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

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曰強之者曰衣食異無印於漢師古曰印音于向反今

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

盡得匈奴之衆也其得漢絮繒曰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曰視不如旃裘堅

善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下皆類此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曰去棄也音丘呂反曰視不如重酪之便美

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字本作湏其音則同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曰計識其人衆畜

牧師古曰說者舉中行說之名也疏分條之也識亦記音式志反漢遺單于書曰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所曰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曰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師古曰倨慢也驚與傲同曰天祀所生日月所置

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曰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

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

不自奪温厚肥美齋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漢使曰然說

曰匈奴明目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鬪故曰其肥美飲食壯健曰自

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曰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

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海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

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

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

君臣簡可久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

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

屬益疎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

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墮為禮義故其末流怨恨彌起棟宇之作土木競勝勞役既重所以力屈屈盡也音其勿反夫力



耕粟呂求衣食師古曰力謂竭也築城郭呂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

罷於作業師古曰罷讀曰疲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嗟者歎也

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師古曰嗟者歎也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喋音牒佔音昌占反之言也喋喋利口

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穀令其量中必善美

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音竹仲反何巨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

苦惡則候秋孰巨騎馳蹂迺稼穡也師古曰苦猶羸也蹂踐也迺汝也蹂音人九反日夜教單于

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

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服虔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卬今彭原縣是使騎兵入燒回

中宮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呂中尉周舍郎中令張

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呂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

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邀為北地將軍師古曰邀古速字隆慮侯周竈為隴西

將軍師古曰慮音慮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言成

此磐云此身以備石賢王也及置朔方河內四郡則事此矣

侯紀傳不同當有誤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

有所殺匈奴日巨騎歲入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郡萬

餘人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

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

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渠難者其姓名

先帝制長城巨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巨內冠帶之室

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居無暴虐

今聞深惡民貪降其趨音烈曰深音牒水之深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深音烈先列反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趣背義絕約

志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

主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寢息也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

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

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由從也用也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



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

降故詔吏遺單于秣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

熙熙師古曰和樂貌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

失皆不足曰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

也音昔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師古曰捐棄也墮壞前惡曰圖長久

師古曰墮毀也圖謀也墮音火規反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不及魚鱉上及飛

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山蠕動貌跂音許穢反蠕音人完反莫不就安

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朕釋逃虜民

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單于毋言亭化等師古曰背單于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

不食言師古曰凡云食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師古曰留志謂計念和親和親之後

漢過不先師古曰言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

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曰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

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曰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

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

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人上

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

句注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衝燕趙之中緣邊亦各堅守曰備胡寇又置

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曰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

燹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漢兵亦

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廼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

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

關市給遺單于遺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曰下皆親

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聞闌出物與匈

此瞻云文帝天  
兵者每於不遠  
出塞



奴交易孟康曰私出塞交易陽為賣馬邑城呂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

物廼呂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

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呂伏單于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單于既入漢塞未

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

行微見寇保此亭師古曰漢律邊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微塞也行音下孟反單于得欲刺之尉

史知漢謀廼下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手戕刺之懼廼自下以謀告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

疑之廼引兵還出口吾得尉史天也呂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

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單于不至呂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

擊胡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呂恢本建造兵謀而

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邊

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者漢財物師古曰者讀曰嗜漢亦通關市不

絕呂中之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

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

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鴈門為胡所

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師古曰於道上亡還漢囚敖廣贖為庶人其冬

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

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

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也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

至匈奴廼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

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

自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

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

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呂子胡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

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

配略云大軍擊之其  
正出匈奴不喜漢都  
長安既取河南地則  
隔絕天險安有美  
大通甘泉之患哉



穉斜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

單為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

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龔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

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

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

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

曰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

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

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

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

出定襄數百里師古曰仍頻也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

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呂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

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呂前將軍與右將

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首憂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單于既

得翁侯呂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重大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

北絕幕師古曰直度曰絕呂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微要也誘令疲

毋近塞師古曰不近塞居所以疲勞漢兵也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

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

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

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

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

小王呂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

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

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



此略云乘騎再而  
前斬三萬級此以  
降四萬人右王不  
軍矣法出代攻左  
王得首虜亦七萬  
餘人左右不能軍矣  
言頓之威控弦之  
三十餘萬於是幾  
耗其眾之半情矣  
武

盡亡其軍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  
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  
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  
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  
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呂實之  
師古曰新秦  
解在食貨志西滅北地呂西成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  
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呂為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呂  
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師古曰以  
粟秣馬也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  
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也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負載糧食者重  
音直用反與讀曰豫令大將軍青票  
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  
匈奴師古曰約  
謂為其要單于聞之遠其輜重師古曰徒其  
輜重令遠去呂精兵待於幕北與漢  
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

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與猶如  
也度音徒各反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

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  
且捕斬之北至寘顏山趙

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  
城師古曰寘音徒千反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

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呂為單于死迺自立

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

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

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

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呂西至今居師古曰今音  
零下亦類此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呂北師古曰其地  
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

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  
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

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呂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

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



敵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音材性反漢使敵使於單于

單于聞敵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

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

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

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

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

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作沮

其音同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臣贊曰水名也去今居千里

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

呂見武節師古曰見示也而使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訓既至匈奴匈奴主客

問所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

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

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

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師古曰但空也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

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

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問匈奴匈奴

法漢使不去節不呂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以墨黥面也王烏北地人

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

於漢呂求和親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藏

貉朝鮮呂為郡師古曰藏與穢同亦或作藏而西置酒泉郡呂隔絕胡與羌通之路

又西通月氏大夏呂翁主妻烏孫王呂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

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縣而匈奴終不敢呂為言是歲

翁侯信死漢用事者呂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

素非貴臣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也音其兩反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廼坐穹廬

此曉匈奴在休養  
士馬漢計願出其下  
乎使漢武當備霍  
去舉之後即有論  
之政則六月之難  
美三代矣



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呂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

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呂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

匈奴亦不復擾邊今迺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

子欲質則匈奴國中所以師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山豆反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呂為欲說折

其辭辯少年呂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

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迺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

奴匈奴復調呂甘言師古曰調古詔字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

師古曰給詐也見天子而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

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

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

幣直數千金單于呂為漢殺吾貴使者迺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

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

使奇兵侵犯漢邊漢迺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呂

東備胡師古曰浞野侯趙破奴也浞音在角反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為

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

方兵直酒泉敦煌見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

王欲呂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

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

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因杆其冬

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

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師古曰私來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

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

呂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

里師古曰以迎左大都尉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俊稽音雞在武威北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



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  
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  
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  
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  
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  
廼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師古曰句黎湖是歲太初  
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  
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師古曰盧胸山名也胸音幼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  
衛伉屯其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伉自抗即衛音子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  
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  
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  
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

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

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師古曰且音了余反鞮音丁奚反漢既誅大宛威震外

國天子意欲遂困胡廼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遺留也高后

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

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廼自

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者之稱也行音胡浪反漢遣中

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

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

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師古

漢兵物故什六七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強弩

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

其無功也

此據云匈奴蓋遠  
徒則漢兵先疲極  
若實若無水身  
地兵食亦不勝老遠  
不攻人而攻非人宜乎  
其無功也



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  
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廼貴陵呂其女妻之後  
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  
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因上韓說也  
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  
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音力端反重音直用反而單于呂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  
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  
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  
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  
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呂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  
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  
王辭曰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

立為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呂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  
其子先賢揮不得代師古曰揮音維更呂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  
單于自呂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  
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  
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  
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  
趙信城北邸邽居水師古曰邸至也音丁禮反邸音之曰反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  
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御史  
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過之不匈奴使大將與李  
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郤敵殺  
傷虜甚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  
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重合侯



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闔陵侯將兵別圍車

師師古曰闔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

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

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

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多卒餘衆完匈奴奔走莫敢

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

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曰北可

復得見乎如淳曰以就誅後雖復復欲降匈奴不可得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

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

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

軍長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多子雷後

曰眊音息隨及輝音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

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單于

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

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曰

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

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臣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取

漢女爲妻師古曰闔歲給遺我藥酒萬石稷米五千斛師古曰以藥爲酒味

雜糴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

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

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

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

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

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師古曰單律飭胡巫師古曰飭言先單于怒

于之母也



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師古曰以祠社呂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

貳師怒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黍稷匈奴中亦種黍稷呂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

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黍稷匈奴中亦種黍稷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

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

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憤殯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

也墮落也殯敗也音讀罷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自單于臣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

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謂

悉皆附之母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廼私使殺之左大都

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

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顛渠闕氏謀匿

單于死詐橋單于令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橋託也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

為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

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讀曰諷謂不正言也左賢王右谷蠡王臣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

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

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臣其罪罪盧屠王國人

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後二年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

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臣藏穀與秦人守

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

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音弋季反衛律於是止廼更謀歸漢

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

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臣通善

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師古曰隊部也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

音徒內反



此後三萬騎分四  
隊於以勢分力弱為  
漢四股况分四千騎者  
三隊乎內如既數因  
國中亦無一知兵者宜  
其漸者漢西臣服也

失亡匈奴見既脫王在漢恐呂為道擊之師古曰道即西北遠去不敢

南逐水草發人民屯既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呂備漢北

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於余呂備奔走師古曰擬有迫急北是時衛律已死衛

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

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

風漢使者師古曰風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呂漸致和親漢

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

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

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師古曰無幾謂不多分三隊入

日勒屋蘭番和師古曰皆張掖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

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賜黃金

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

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

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行攻塞外亭長略取吏民去是時漢

邊郡燒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

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

霍光欲發兵要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呂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

曰為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

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

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

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

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明友既

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

侯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不能出兵即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



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  
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  
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  
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抗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古師  
曰仇音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  
古浪反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  
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  
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  
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翕侯呂下五萬餘騎  
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  
走毆畜產遠遁逃師古曰奔古奔是呂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  
二百餘里至蒲離侯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

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負

師古曰烏負地音也音云

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

級

師古曰候山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

鹵馬牛羊二千餘

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

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

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呂下三百餘級

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

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

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即戒

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呂為不可祁連不聽遂

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

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呂虎牙將軍不

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

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

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

豆



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呂

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

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于不可勝數於是匈

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

弱欲還會天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

什一於是下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音寒烏相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

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呂餓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

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死解攻盜不能理

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

不敢取當師古曰當音報其直茲欲鄉和親師古曰茲音日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

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

虛閭權渠單于立呂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顯渠

閼氏顯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

罷外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

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

者入廼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訾音了移反

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師古曰治衆者軍監之名將五千騎分三隊

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谷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

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

萬騎呂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噶居左地者孟康曰噶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噶音奴獨反其

君長呂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旣脫戰所戰殺傷甚衆遂南降

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為城居者得其王及人

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



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戶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已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奧韃各六千騎師古曰奧音郁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比頻也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曰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廼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顓渠闕氏顓渠闕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闕氏語曰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那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那音呼各反

顓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代父為右賢王師古曰胸音劬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曰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顓渠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既不得立師古曰獬音先安反又音所姦反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曰其弟子曰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師古曰長音長日逐王先賢揮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曰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師古曰胥音先余反明年單于



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韃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韃王留庭奧韃貴人共立故奧韃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栢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于余反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其下亦同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汙我師古曰言汝所居處自死握衍胸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眾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胸鞬單于立三年而敗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終

西川毛鳳學氏書

漢書九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漢書九十四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  
 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  
 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  
 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曰其長子都塗  
 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耆樓頭為右谷蠡王師古曰音音莫構反留居單于  
 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為烏藉都尉  
師古曰揮音纏與音郁鞬音居言反各二萬騎屯東方呂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  
 王來與唯犁當戶師古曰揭音丘例反唯音弋癸反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烏藉  
 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  
 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



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  
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  
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  
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已備呼韓  
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  
于即引西南留關敦地師古曰關音關敦音頓又音對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  
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  
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噶姑地師古曰噶音乃穀反逢呼韓邪  
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  
子右谷蠡王姑耆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  
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温敦師古曰呼遼累者其官號也遼古速字也累音力追反  
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温

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  
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  
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閏振單于在  
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  
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  
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  
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  
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  
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以服役於人為下已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  
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  
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為諸國之長帥也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  
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泰辱之更令卑下也為諸國所笑雖



如是而安何已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疆弱有時今漢方盛

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已來匈奴

日削不能取復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復音扶目反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已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

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師古曰婁音力于反郅支

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

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款叩也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

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師古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單于正

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已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

名賜已冠帶衣裳黃金璽韞綬師古曰韞古戾字戾草名也以戾染綬亦諸侯王之制也玉具劍孟康曰標首鐔衛盡

用玉為之也師古曰鐔劍口旁橫出者也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韞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

衛劍鼻也鐔音淫衛字本作彘其音同耳祭戟十師古曰祭戟有衣之戟也祭音啓安車一乘鞞勒一

故以十二為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箭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為一放也

具師古曰勒馬轡也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

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

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曰導長平涇水上坂也解在宣紀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

于毋謁師古曰不令拜也其左右當尸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

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

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為所築者也有急保漢受降

城師古曰保守也於此自守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

千又發邊郡士馬已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詔忠

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前後二萬四千斛

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

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

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已屯兵故不復發



騎為送始郅支單于呂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  
眾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  
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  
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  
力不能定匈奴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  
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呂稱漢師古曰  
曰稱漢朝之意也稱音尺孕反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  
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因北  
擊烏揭師古曰揭音丘例反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丁令音零并三國  
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  
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眾困乏漢  
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呂給焉郅支單于自曰道遠又怨漢

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

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呼韓邪單于使

來漢輒簿責之甚急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

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

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恐北

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更共為言要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呂來漢與匈奴合

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為

盜於匈奴匈奴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

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

刑白馬單于呂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飯匕

呂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

師古曰諾水即今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師古曰契刻撓攪也音呼高反



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曰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

不能為危害昌猛擅曰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曰

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師古曰羞辱也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

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師古曰無狀蓋無善狀上薄其過師古曰以其罪過為輕薄有

詔昌猛曰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國

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

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曰為匈奴大國烏孫

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曰

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孫曰其地立郅支今居之也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

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悅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

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眾中寒道死

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於道上也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財與纒同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

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師古曰即就也語在延壽湯傳郅支既誅呼韓

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曰郅支在西方恐

其與烏孫俱來擊臣曰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

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

于自言願婿漢氏曰自親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婿元帝曰後宮良家子王牆

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曰西至敦煌師古曰保守也自請

保守之令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曰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

司議議者皆曰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曰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

周秦呂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

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

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

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卻也音人羊反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避敵鈔寇也隧音遂築



此瞻云于條一字  
不可遺忘侯應  
才不減朝鎔也

外城設屯戍呂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  
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呂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  
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  
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之恩  
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  
城省亭隧今裁足呂候望通燧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  
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  
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自中國尚建關梁呂制諸侯所已絕  
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冀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  
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  
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呂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  
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鼓反往者從軍

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  
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  
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  
呂來百有餘年非皆呂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  
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僵音薑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  
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呂壹切省繇戍師古曰一切謂權時也解在平紀繇讀曰係十年之  
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  
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皆曰猝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呂保塞守  
御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  
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呂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  
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論謂曉告曰單于  
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師古曰鄉讀曰嚮



所召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  
梁障塞非獨呂備塞外也亦呂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  
法度呂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  
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  
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歸漢竟呂安  
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師古曰伐謂矜其功力呼韓邪疑之左伊  
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呂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  
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爲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  
見謝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  
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  
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呂安寧單于神靈天  
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

侍史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爲單于充使留侍於漢不能還匈奴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

君號寧胡闕氏師古曰言胡得之國呂安寧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

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

二人長女顓渠闕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餘反次曰囊知牙斯

少女爲大闕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胥音先於反

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闕氏子十

餘人顓渠闕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

渠闕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

未久人民創艾戰鬪師古曰創音初亮反艾讀曰艾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

我與大闕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闕

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師古曰舍謂棄置也

單于卒從顓渠闕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



陶莫臯立為復株索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復株索若鞮單于立遣

子右致盧兒王醯詣屠奴侯入侍音力追反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

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索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

長女云為須卜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小女為當于居次文穎曰當

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

朝正月師古曰演音衍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師古曰河東之縣也伊邪莫演言欲降即

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呂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

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呂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

故設金爵之賞呂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

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

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

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

私使伊邪莫演詐降呂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令單于自

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師古曰間音居竟反受之適合其策

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

首師古曰竟讀曰境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呂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

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諉詐辭也音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

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

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索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

麋胥立為搜詣若鞮單于搜詣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胸留斯

侯入侍師古曰胸音許于反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詣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

為朝二年發行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會故豫發其國而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

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王烏夷當入侍師古曰涂音徒



揮音 呂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

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呂第二閼氏子樂為

左賢王呂第五閼氏子與為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一閼氏即上所謂大閼氏也第五閼氏亦呼韓

邪單于之閼氏 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

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

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直當也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鳴也黃頭赤

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早反 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

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爾 為有不得傷命損

威師古曰詔命不行故云傷命也 根即但呂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未

之藩至匈奴呂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

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

直斷閼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呂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亦報 其報必大

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 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

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

邪單于從長城呂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口反駱音塗次

下亦同 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出草木鳥獸為用者 藩容歸漢後復

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

也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謂

諸小王為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反 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

使上書呂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

死更大赦師古曰更經也音功衡反 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

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駱仇揮王稽留昆入侍師古曰揮音纏稽音雞 至哀帝建平

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寔師古曰援音爰寔音竹二反 翁侯人眾入匈奴西界寇盜牛

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師古曰冷音零 將五千騎擊烏



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師古曰毆與驅同單于受呂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

質匈奴師古曰逐音錄單于受呂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

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甲援憲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

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度服

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涉反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

有大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呂問公卿亦呂為虛費府帑師古曰府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它莽反又音奴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鬪而後獲勝則不足貴

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呂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

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

秦呂來明之呂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

西河迺築長城巨界之會漢初與呂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

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謫之士石畫之臣甚眾鄧展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

策也音獲卒其所呂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

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呂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

斬也矣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師古曰以權道為書順辭以答之然後匈奴之結

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

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呂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

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陁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陁古地字

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

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師古曰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

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于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呂臨翰海師古曰積土為封而



又禪 虜名王貴人 曰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

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

北哉師古曰匈奴 曰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彗費者不永寧師古曰佚 是

也師古曰喙口也摧百萬之師於獸口 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 欲

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曰烏

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 時鮮有所獲師古曰鮮少 徒

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

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

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師古曰

曰伏音 蒲北反 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師古曰顯與專同專 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

不欲者不彊師古曰強 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師古曰鷙恨 形容魁健師古曰

負力怙氣師古曰 難化曰善易隸曰惡師古曰隸謂附屬 其彊難誦其和

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

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

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 籍蕩

姐之場劉德曰羌屬也師古 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 近不過旬

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 固已犁其庭掃其閭師古曰犁 郡

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師古曰苗 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

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 未易可輕也今單于

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

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 柰何距曰來厭之辭疎曰無

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

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 歸怨於漢因曰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

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



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師古曰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未然而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師古曰車師國也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巨大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埋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迺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巨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巨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巨明天子盛德上皆許

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巨大歲厭勝所在師古曰厭音一涉反舍之上林苑

蒲陶宮師古曰舍止宿告之巨加敬於單于師古曰云以敬於單于故令止上林單于知之加賜衣

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

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

留昆師古曰回音胡內反況等乏食單于迺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稽

留昆師古曰回音胡內反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師古曰

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巨威德至盛異於

前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此事取悅於太后迺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

侍師古曰云者其女名太后所巨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句音鉤去

胡來王唐塊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

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



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  
歙使匈奴師古曰歙音翁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今遣

之師古曰今即遣還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已南天

子有之長城已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已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

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

輒送至塞已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

攻國幾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

有已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

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單于遣使送到國

因請其罪使者已聞有詔不聽師古曰不免其罪會西域諸國王斬已示之

迺造設四條師古曰更新為此制也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

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

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重書

同一函而封之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

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已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宜上書慕化為一名

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

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

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

皮布稅匈奴已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師古曰故時常稅是以求之匈奴人民婦女

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之當予匈奴稅匈奴

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入匈奴使及其官屬

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

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

小且千人去師古曰毆與驅同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



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師古曰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王

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

業六人師古曰颯音立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曉呂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

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

率既至授單于印紱師古曰紱者印之組也音弗詔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

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

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

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曰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

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

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

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鄉讀曰嚮幾音鉅依反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

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

破故印已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與讀曰豫饒燕士果悍師古曰果決也

悍勇也音胡幹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

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

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

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

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興奉馬牛隨將

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

多呂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女弱小贖之不還者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

桓降者亟還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

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呂聞詔

報從塞外還之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呂求稅烏桓

不得因寇略其人民釁由是生重呂印文改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故怨恨迺



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眾萬騎已護送烏桓為名

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眾實來為寇

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已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

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眾二千

餘人毆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毆與驅同舉其單于受之狐蘭支與

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傷都護司馬復還入

匈奴時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

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

巳校尉刁護師古曰刁音貂遣人與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

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巳校尉吏士男女二千

餘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眾別置零吾

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呼與飲食

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眾寇擊諸國

莽於是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董級將兵

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曰次拜之

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威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孝單

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師古曰戲戟有旗之戟也戲音許宜反又音麾

拜助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為宣威公

拜為虎牙將軍封級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

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已得立遣左

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

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

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

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迺

拜十一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



此略云實讓治河... 兵勢与保應論... 備不... 合之趙充國金城... 更便宜... 刺御外... 矣... 蔡邕... 云守邊... 善其... 嚴尤... 賢重... 如此

議滿三十萬眾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

令師古曰逐之遣入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

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

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

周宣王時儉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

侵譬猶蠶蝨之螫歐之而已師古曰蠶古蚊字也蝨音故天下稱明是為

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雖有克獲之

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罷

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

國內竭巨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

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

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

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

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自往事

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人不能負

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糒銀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糒大口者也銀音富

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

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師古曰重音直

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虜要遮前後危殆不

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

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凡百創艾胡虜師古曰請率見到莽不聽尤



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  
呂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呂為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  
死莽呂登代助為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震狄將軍王巡  
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為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  
去甚眾師古曰毆與驅同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為寇兩  
將呂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呂  
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  
構難師古曰撓攙也音火高反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  
師古曰罷讀曰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  
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  
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  
為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為烏累系若鞮單于師古曰累音力追反烏累單于

咸立呂弟輿為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為左賢王呂  
弟屠耆闕氏子盧渾為右賢王師古曰渾音胡昆反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  
數死呂為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  
為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呂為護于欲傳呂國咸怨烏珠  
留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為左屠耆王云當遂勸  
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師古曰虎猛縣名制虜塞在其界  
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欵者王昭君兄子也師古曰欵音翁中部  
都尉呂聞莽遣欵欵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師古曰颯音立賀單于初  
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  
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芝音妻子呂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  
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欵颯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  
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師古曰易離卦九四爻辭也



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

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人不絕師古曰人為寇

而虜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入塞譬如中

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

二年五月莽復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

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已常

車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易牛也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

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

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

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歙又已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

自差與之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十二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歙錢二百萬悉封黯

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與立為呼都而尸道臯

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為

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與既立貪利賞賜遺大且渠

奢與云女弟當尸居次子醯橫王師古曰醯音讀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

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已兵迫脅將至長安云

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為須卜單于欲出大

兵已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

敗會當病死莽已其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遂邑也莽改公

妻之故進爵為公師古曰遂音錄任音王所已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師古曰言為此計意不止會漢

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

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已下印綬因送云當餘

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

亂師古曰言中間之時也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已尊漢今

亂讀如本字又音竹仲反



心雖云漢本未見  
亦哀主論必以真  
良史矣

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今天下騷動  
思漢莽卒已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師古曰

柱也音丈與反又丑庚反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也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閟

宮之詩美僖公興師與齊桓討難膺當也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成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

德及遠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

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

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

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

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已

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

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音胡亞反有威服而臣畜之矣

訕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

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

冀已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

于反已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已漢女增厚其賂歲已千

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已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

躬戎服親御鞞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

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追言也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

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

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已為義動君子利

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已仁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已厚利結之

於天耳師古曰此說讀曰悅故與之厚利已沒其意師古曰沒溺也與盟於天已堅其約

質其愛子已累其心師古曰累音力端反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奈欺上



天何柰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為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已當三軍之費城郭

之固無已異於貞士之約晉灼曰堅城固守不勝遺貞士為和親之約也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

兄緩帶稚子咽哺師古曰咽吞也哺謂所食在口者也咽音宴哺音浦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

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

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

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

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已相報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其桀驚

尚如斯師古曰驚與傲同安肯已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

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師古曰襲重也

重疊為其事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

之械恃吾所已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已奉

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師古曰幾讀曰冀至孝宣

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師古曰直當也因其壞亂幾亡之

阨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權時施宜覆已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二

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晏晚也三世無犬吠之

警勅庶亡干戈之役師古曰勅古黎字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

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

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

常時至時去宜待已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道字

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已為不可可

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

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音妹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

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

師古曰媮與倫同

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必已經遠也若乃征伐之



功秦漢行事嚴允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竹仲反

分九州列五服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

差遠近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曰春秋內諸夏而外異謂

夷狄師古曰春秋成十五年諸侯會吳于鍾離公羊傳曰曷為殊會吳外也曷為外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夷狄之人貪而好

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

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師古曰辟讀曰僻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曰山谷

雍曰沙幕師古曰雍讀曰雍天地所曰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

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

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曰外而不內疎而不戚師古曰戚邊也

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

曰懲謂使其創又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曰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

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此墟云嚴尤三策皆包於數語中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漢書九十四

漢書九十四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漢書九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夷君長曰十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牂牁郡其西靡莫之屬曰十數滇最

大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頓自滇曰北君長曰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椎

結師古曰椎音直追反結讀曰髻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魁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

師曰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譯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名為篤昆明師古曰篤即今之嵩州也是其地也嵩音髓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

里自篤曰東北君長曰十數徙作都最大師古曰徙及作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作都後為沈黎郡徙

音斯作音村各反自作曰東北君長曰十數冉駹最大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駹音危其

俗或土著或移徙師古曰土著謂有常處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略反在蜀之西自駹曰東北君長

曰十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

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而上也蹻音居略反略巴黔中曰西

黔中即



今黔州是其地木巴人也師古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其澤在莊躋者楚莊王苗裔也躋至滇池方三百里

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旁平地肥饒數千里師古曰池呂兵威定屬楚欲歸

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迺呂其眾王滇變服從其

俗呂長之師古曰為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阨諸此國頗

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師古曰西南之徼

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祚馬熨僮旄牛呂此巴蜀殷富建元

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呂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

蒙風曉南粵師古曰番禺蒲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首短劉德曰枸樹如桑

北牂柯江師古曰道由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禺音蒙歸至長

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

廣百餘步足呂行船南粵呂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

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師古曰言為天子之車服地東西餘

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呂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

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舩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呂漢

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呂郎中將

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從巴祚關人遂見夜郎侯多同

厚賜諭呂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師古曰比之夜郎旁小

邑皆貪漢繒帛呂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呂

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

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呂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

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饒師古曰饒數

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衆師古曰罷讀曰疲餓飢西南夷又

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



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

西南夷為害師古曰言通西南夷大為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

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及元狩元年博

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

國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

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

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廼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

輩間出西南夷師古曰未聞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廼留為求道

我大師古曰與猶如及夜郎侯亦然各自己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

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專事招來之令其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

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兵

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首子餘反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廼發巴

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

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兩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車行而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

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

夜郎遂入朝上已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作

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師古曰言因車行而便誅之也且邛都為粵嶺郡祚都為沈黎郡冉駹

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已粵破及誅南夷兵

威風諭滇王入朝師古曰風讀曰諷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

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不聽勞莫數侵犯使者

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呂兵臨滇滇王始

首善呂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呂來常有善意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滇舉國降請置吏

入朝於是已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之長帥西南夷君

前漢九十五



長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

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

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並音伴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犇命萬餘人

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

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辟音璧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

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

曰鈞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鈞音鉅于反町音大鼎反斬首捕虜

有功其立亡波為鈞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後間歲武都氏人反師古曰間歲歲隔歲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頡侯韓增與大

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臥

侯俞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為縣師古曰俞音踰更舉兵相攻師古曰更互也音丁衡反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

等議者曰為道遠不可擊迺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

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迴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太中

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

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與復守和解師古曰選與法不前之意也選音息亮反與音人亮反太守察動

靜有變迺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一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王侯得收獵

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

尉師古曰言起狂勃尉之心而殺守尉也遠臧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吳起也賁育音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

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

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為要於敵為害也調音徒鈞反選任職太守往

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曰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

不曰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

鈞町漏臥宜注

此孟堅陳處



曰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如亦若也亦宜因其萌芽早

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戮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

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為連然長不韋令蘇林曰皆益州縣也

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

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也反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召興興將數

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音所具反邑君

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呂興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

曰釋解也鉤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

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

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院為壘立使奇兵絕其

饗道縱反間呂誘其眾師古曰間音居見反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

師古曰共讀曰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立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

音許宜反又音摩解在高紀及灌夫傳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

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

賊復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也徙為

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為左曹衛將軍護

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呂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

名也邯音邯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

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

蜀犍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呂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

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吏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孟康

曰莽改益州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

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

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嶯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



邛穀王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會日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秦并天下略定揚粵師古曰本揚州

三歲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師古曰囂音首敖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南海之

此師古曰辟讀曰僻吾欲興兵絕新道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

禹負山險阻師古曰負借也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

之主可為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

海尉事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師古曰湟音皇曰盜兵

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曰法誅秦所置吏曰其黨為守假師古

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師古曰釋置也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

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師古曰輯與集同也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

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

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師古曰隔與隔同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師古

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

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師古曰周竈也慮音慮會暑

溼士卒大疫兵不能逾領師古曰逾與諭同下皆類此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

呂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東西萬餘

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師古曰侔等也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

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武加於遠方也迺為佗親家

在真定置守邑師古曰親謂父母也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

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

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

六

六



皇帝側室之子

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

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

嘗致書

師古曰言未得通使於越

高皇帝棄蒼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

有疾日進不衰

師古曰言疾病益甚也

呂故許暴乎治

師古曰許垂也音布內反

諸呂為變故亂法

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

之已畢朕呂王侯吏不釋之故

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

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

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

師古曰作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

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

朕呂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

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

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

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

軍亦當相拒方有戰關於越亦非利也

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

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呂問吏吏曰高

皇帝所介長沙土也

師古曰介也

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

臣為大得王之財不足臣為富服領臣南王自治之

蘇林曰山領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也

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臣通其道是爭也爭而

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

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

終今呂來通使如故

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

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

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

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褚音竹呂反

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師古曰謂東越及甌駱等

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

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

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呂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

皇帝幸賜予佗璽臣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

師古曰言以時輸人貢職

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臣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

信讒臣

師古曰細士猶言小人也

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



羊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即予予牡毋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

師古曰辟讀曰僻齒已長謂老矣自巳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

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

已誅論師古曰風聞問風聲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巳自高異師古曰

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巳伐

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師古曰羸謂劣弱也南面稱王

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師古曰

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

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巳不得事漢

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師古曰復音扶曰反通使漢如故老大死骨不腐收

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

五百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蟻也蘇林曰漢舊儀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蠹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生翠四

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曰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悅師古曰

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人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然其居國竊如故號

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粵王

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爲藩臣

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

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爲興師遣兩將

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巳降於是罷兵天子

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死亡巳報

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

此瞻云文記作其西既駭裸國則羸羸羸之也類注非

牛雜蠻夷之人曰言長沙之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言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



此瞻云錢樹根  
不早問斯言蓋天  
子具宵但已乎也  
也休音先聿反  
日日出燭大息

人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呂驚動南粵

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呂怵好語人見師古曰怵誘也

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文王嬰齊嗣立即

臧其先武帝文帝璽李奇曰去其借號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嫪氏女師古曰嫪音居

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嫪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

諭師古曰風讀曰風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人見要呂用漢法比內

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

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

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

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令決策也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

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

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

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

印餘得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

者皆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自刃反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為入朝具相呂

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

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三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

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眾心愈於王師古曰愈勝也王

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

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

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宫外酒行太

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呂激怒使者使

師古曰介持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宫外酒行太



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師古曰杖音直亮反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即趨出太

后怒欲縱嘉師古曰縱謂撞刺之也音窓嘉曰示師古曰縱謂撞刺之也音窓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

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曰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

意誅嘉嘉知之師古曰縱謂撞刺之也音窓呂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

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呂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

呂與兵欲使莊參呂二千人往參曰呂好往數人足呂武往二千

人亡足呂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

曰潁川邾縣人也邾音爽奮曰呂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

必斬嘉呂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

粵境呂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

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呂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

呂為僮取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

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

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

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誅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粵呂兵擊

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

反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

曰言最為首也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摎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

子廣德為龔侯晉灼曰龔音灼曰龔古龍字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

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呂嘉建德等反自立夏婁師古曰言目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懼

令粵人及江淮呂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

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師古曰湟音皇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

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出

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



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陘破石門得粵

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曰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

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廼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

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

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伏波

廼為營師古曰設官以待降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

相招論樓船力攻燒敵師古曰力盡力也反毆而入伏波營中師古曰毆與驅同遲旦城

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音丈八解在高紀曰嘉建德曰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

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

侯師古曰校之司馬也今行軍總管司馬也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孟康曰越中所自置也師古曰稽音雞蒼梧王

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又粵揭陽令史定降漢

為安道侯蘇林曰揭音揭南海縣粵將畢取曰軍降為瞭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功臣表瞭屬南陽音來彫反

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郡監也姓居名翁諭告歸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

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曰其地

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

益封樓船將軍曰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

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

并天下廢為君長曰其地為閩中郡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

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號也番音蒲河反從諸侯滅秦當

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曰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

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曰追論其功曰閩君搖功多其

民便附廼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師古曰后與後同古

此處曰史記注徐廣曰騶一作騶此則既略之名其以四子

此處曰按朱有徐廣東越之治之在越在閩滅之後又其處在越領於會稽之東師



通用 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師古曰招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

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呂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

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

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

常不足言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

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

舉國徙中國迺悉與眾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

子約不敢擅發兵而呂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

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

族謀曰王呂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眾強即幸勝之後

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眾盛滅國乃止今殺王呂謝天子天子罷兵

固國完不聽迺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師古曰縱殺王音務江反使

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

大焉迺呂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

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讀曰繇

乃使郎中將立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呂殺郢威行國中

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

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

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呂卒八十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呂

海風波為解師古曰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疏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師古曰遣使與相知及漢破番

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呂士卒勞倦不許罷兵

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

漢兵留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境首恐將來討之迺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驩力等為

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



故山州侯齒將屯師古曰齒城陽恭王子也舊封山州侯不敢擊卻就便處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皆坐

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師古曰妄自尊大也上遣橫海將

軍韓說出句章師古曰說讀曰悅句章會稽之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

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

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榘終古斬徇北將軍師古曰錢唐會稽縣

也榘姓終古名也榘音袁為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今吳南亭是師古曰語字或作節或作節其音同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

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曰其邑七百人反

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曰其

眾降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師古曰功臣表云封敖為開陵侯開陵侯建成以故

東粵建成侯斬餘善侯二千戶而此傳云名敖疑表誤封陽為卯石侯師古曰功臣表作外卯與此不同疑表誤橫海將軍說為

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嫫侯師古曰繚音遼福者城陽王子故為海

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曰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軍李奇曰漢兵多軍名漢兵

至棄軍降封為無錫侯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邳侯

師古曰下邳音邈於是天子曰東粵陜多阻閩粵悍數反覆師古曰悍勇也詔軍吏皆將

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國時燕國略得此地為置吏築

障師古曰障所以自障蔽也音之亮反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復修遼東故

塞至泚水為界師古曰泚水在樂浪縣音普蓋反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

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泚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

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真番朝鮮蠻夷皆屬

也滿都王險地名也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

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曰聞上

許之曰故滿得已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

此瞻之其子之後已滅於燕矣



此瞻云涉何多  
事誤邊計當  
以存戒

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師古曰滿江傳子于死所誘漢亡人滋多師古曰滋益也

又未嘗入見師古曰不朝見天子也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師古曰辰謂辰

韓之國也師古曰韓也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論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反何

去至界臨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之

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

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

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

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淳曰遼東兵多也兵先縱敗

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法合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

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眾遁山

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

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

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疋

及餽軍糧師古曰餽亦饋字人眾萬餘持兵方度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

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共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之

遂不度沮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迺前至

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

左將軍素侍中幸師古曰親幸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

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

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迺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

師古曰與樓船為要約而請降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

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已故兩

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

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



右渠不能顯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師古曰顯與專同今兩將圍城

又乖異呂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呂

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呂

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

滅吾軍遂亦呂為然而呂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

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讀與戲同并其軍呂報天子許遂左將

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

啖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啖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啖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為句也啖尼谿人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手啖音煩

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

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

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廼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

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

子名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巳故遂定

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為濼清侯師古曰濼音獲陶為秋苴

侯晉灼曰功臣表秋苴屬勃海師古曰苴音千餘反啖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呂父死頗有功為

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

列口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呂

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

東粵滅國遷眾繇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

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

何遭世富盛能成功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追觀太宗填撫尉佗師古

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填音竹刃反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甯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特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特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孟川屯鳳蘭氏蘭國開注

漢書九十五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自烏孫國已後分為下卷

漢書九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域自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

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于

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自玉門陽關

則限自蔥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以名焉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曰闐字與真同音徒賢反又音徒見反于闐

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

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其水亭居冬夏

不增減皆已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

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師古曰波河循

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師古曰氏音支自車師

河也鄯音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



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

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畧反有城

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匈奴西邊

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

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曰錯雜也及秦始皇攘卻

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為中國之竟界也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土高反漢興至于孝武

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

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師古曰屠音除遂空其地始築令居呂西師古曰呂今音鈴初置

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師古曰敦音徒門反列四郡

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

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

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係護營田之事也呂給使

外國者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呂西數國及破

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分呂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

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

將眾來降護鄯善呂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

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

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

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反鞬音居言反披莎車之

地師古曰披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督察也動

靜有變呂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師古曰輯與集同都護治烏壘城去

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

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

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



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呂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

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出陽關自

近者始曰婁羌孟康曰婁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婁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去

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

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

末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山

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劔甲劉德曰服刀拍牌也師古曰拍音拍牌音俾又音陞西北至鄯善

乃當道云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打泥城師古曰打音一胡反去陽關千六百

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

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師古曰卻音丘畧反其字從P P音節下皆類此鄯善都尉擊車師

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

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西北至車師

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羅國旁國之穀也仰音牛向反國

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

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為律檉音丑成反民隨畜牧

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師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能作兵與婁羌同初武帝感張

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

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

耳目令其兵遮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

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

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

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呂動烏孫大宛之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還封破

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蘇林曰浩音昊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

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



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

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

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捕得生口知狀呂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

詣闕簿責王師古曰以文簿一責之簿音簿戶反對曰小國在大國閒不兩屬無呂自安

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師古曰以其言為直亦因使候司匈奴匈

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

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

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

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

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

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

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

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又後復為匈奴反閒師古曰閒音居竟反數遮

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

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曰賜外國

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

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曰王負漢罪天

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

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馳傳詣闕師古曰傳音直用反

為鄯善為刻印章賜呂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師古曰輜音直用反丞相率

百官送至橫門外孟康曰橫音光祖而遣之師古曰為設祖道之禮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

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

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



願漢遣二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音竹刃反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犂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師古曰打音鳥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婁羌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二

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陘西通打彌四百六十里師古曰打音鳥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打彌國王治打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千勝兵三千五百四十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

里今名寧彌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師古曰鞬音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三百一



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婁羌北與扞彌接

十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

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婁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

出焉蘇林曰卽中國河也多玉石師古曰玉石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千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

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秣國千三百四十里鄭氏曰烏秣音鳩擊師古曰烏音一加反秣音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屬賓

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烏秣國王治烏秣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閒有白草累石爲

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蟻之爲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細也細步能蹠足卽去陽關五千

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一百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巨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師古曰犍音鉅言反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

與皮山西南與烏秣北與莎車西與蒲犁接蒲犁反依耐無雷國師古曰耐音奴代反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隨畜

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此語云漢書云西夜國一名深沙澤書中誤云西夜子合爲一國今各有其主



蒲犁國王治蒲犁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犁五百四十四里南與烏秣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一音語有輕重耳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二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婁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秣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師古曰

曰君謂為之君也塞音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自疏勒呂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日宿雜草奇木檀櫟梓竹漆師古曰櫟音懷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



錫曰為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曰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張晏曰錢文面

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

爵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爵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尾曰呼之法侯即彌侯也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孟康

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緗紅紫十種皆離五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受澤光潤踰於眾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洽石汁加呂眾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

它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曰絕遠漢兵不能至

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

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迺與容屈王子陰末

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

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師古曰相火意也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

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曰絕域不錄放其

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

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

逆師古曰卒終也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曰不報恩

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

懷服凡中國所曰為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師古曰比近也為其上壤接近能為寇也慝音苦頰反比音頻寐反

今縣度之阨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

曰安西域師古曰鄉讀曰嚮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前親逆節惡暴

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

賈賤人欲通貨市買曰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

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

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衡反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

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曰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

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

閒師古曰餒飢也音能賄反乞句無所得師古曰句亦乞也音上大反離一二句則人畜棄捐曠野而



不反師古曰離亦歷也曠空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

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師古曰嘔音一且反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陜者尺六

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也崢音什耕反嶸音宏行者騎步

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咤谷盡靡碎師古曰墜亦墮

也靡散也隊音直類反靡音糜墮執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

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兗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侯甸綏蠻荒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

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巨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

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計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於是鳳白從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

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

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屬賓北與撲挑西與犁鞞條

支接師古曰撲音布木反犁讀與驪同對音鉅連反又鉅言反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

稻有大鳥卵如甕師古曰甕汲水甕也音於龍反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

之曰為外國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為外國如言蕃國也蓋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安息長老傳聞條支

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爾雅曰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也

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

屬皆與屬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者兩角或為辟邪師子似虎正

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巨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亮反絕遠漢使

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

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蘇林曰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

蘇林曰番音盤

蘇林曰番音盤



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屬賓同亦曰銀為錢文獨為王自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頭及膺身蹄以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文餘食八麥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

千里最大國也臨媯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華旁行為書記服虔曰橫行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華為皮之不柔者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

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師古曰屬

聯也音之欲反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巨大鳥卵及犂軒眩人獻於漢

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

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里西至安息

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

同出一封橐駝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為封牛封音峯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

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疆輕匈奴師古曰自恃其疆盛而輕易匈奴也本居敦煌

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曰其頭為飲

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師古曰解在張騫傳都媯水北為王

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係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

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師古曰

曰同受節度也有五翎侯師古曰翎即翁字

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

千八百二里

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

千七百八十二里

三曰貴霜翎侯治護燥城師古曰燥音藻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

七千九百八十二里



四曰胘頓翎侯師古曰胘音許乙反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

陽關八千二百二里

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

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隱地師古曰樂音來各反到卑闐城師古曰闐音徒千反去長安萬二

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隱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

一百四里師古曰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處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

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為匈奴所羈牽也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

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師古曰休其險阻以自保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

湯發戊巳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

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

自己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

時非呂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呂失二國也漢雖皆

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

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呂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

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

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

人先飲食已乃飲陷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陷音徒濫反故為無所省呂夸旁國

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

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自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大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

呂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

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苦此事為困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

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



遠之國

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拜音呼到反

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

師古曰以此聲名為重也

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

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

一曰蘇靡王治蘇靡城

師古曰靡音下戒反

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

關八千二十五里

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

二十五里

三曰窳匿王

師古曰窳音庚

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

七千五百二十五里

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

五十五里

五曰輿鞬王

師古曰輿音於六反鞬音居言反

治輿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

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五十里戶六萬口三十

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

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

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

大宛左右曰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

俗者酒馬者目宿

師古曰宿音讀

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

天馬子也

師古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張騫始為武帝言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

張騫始為武帝言

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曰請宛善馬宛王曰漢絕遠大兵不

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

師古曰謂言辱宛王

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

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

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



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師古曰昧音林蔡音千曷反後歲

餘宛貴人呂為昧蔡調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調古語字相與兵殺昧蔡立毋

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數

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抵至也求其物因風諭呂代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諷宛

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呂天

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

地之境往往有日宿者皆漢時所種也自宛呂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

其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

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

得漢黃白金輒呂為器不用為幣自烏孫呂西至安

息近匈奴匈奴嘗困月氏師古曰困苦也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

送食師古曰言畏之甚也食讀曰飢不敢畱苦師古曰不敢畱連及困苦之也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

不市畜不得騎所曰然者曰遠漢而漢多財物師古曰遠音于萬反故必市乃

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同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在蔥領西去長安萬二千一十里戶三百五

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

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

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

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

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

與蔥領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無人民西上蔥領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

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蔥領本塞種也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  
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二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  
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  
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  
十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  
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  
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  
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  
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候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卽呂便  
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  
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

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六  
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  
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  
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  
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  
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漢書九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

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與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彌猴者本其地也

去長安八

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二萬勝兵十八萬八十八百人相大

祿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

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

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栝

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平也一日莽莽平野之貌栝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

不田作種樹師古曰樹植也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

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狠無信多寇盜最為疆國故服匈奴師古曰言纒羈

曰故謂舊時也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曰言纒羈屬於匈奴也

東與匈奴西北

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

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



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  
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烏孫雖彊大可厚  
賂招令東居故地妻呂公主與為昆弟呂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  
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自此於匈奴騫大慙謂曰  
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初昆  
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彊能為將將眾萬餘騎別居大祿  
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陁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陁音子侯耳太子蚤死師古曰蚤謂昆莫古早字謂昆莫  
曰必呂岑陁為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迺收其昆弟將眾畔謀  
攻岑陁昆莫與岑陁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呂自備  
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論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  
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  
其大小師古曰遠音于萬反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

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  
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  
使烏孫迺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平也屬音之欲反烏孫於是恐  
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許曰必先內聘  
然後遣女烏孫呂馬千匹聘師古曰聘入聘財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  
為公主呂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  
甚盛烏孫昆莫呂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呂為左夫  
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呂幣  
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  
家嫁我今天一方遠託異國今烏孫王穹廬為室今旃為牆呂肉  
為食今酪為漿師古曰食謂飯音飲居常土思兮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為黃鵠  
兮歸故鄉師古曰鵠音下督反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



焉師古曰開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

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

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騎靡後

書昆彌云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騎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岑陬尚江

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名少夫公主死漢復曰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

主妻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曰國與季父大祿子

翁歸靡曰泥靡大曰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

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車王次曰大樂為左

大將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師古曰弟史素

光皆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女名共侵

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

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

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師古曰趣欲隔絕漢

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

已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

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已下五萬騎從

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干

長騎將已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

虜獲還封惠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

貴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已漢外孫元貴靡

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

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曰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

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

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

此驂厨國莫大焉  
是會得其馬  
記驂云先迎取聘則



此語云先是何君  
以之往不通而悲  
故學鳥孫之而  
遣嫁也

主上迺召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  
上林中學烏孫言師古曰舍止也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  
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盧侯光祿大夫惠為副凡持節者四人  
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  
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  
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曰  
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  
竟未得安師古曰竟讀曰境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曰元貴靡不立而還信  
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  
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賜靡不與主和又暴惡  
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  
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師古曰不正下之狂

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

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解去漢道中郎將張遵持醫

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項從尉犁檻車至長

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

服叩頭謝張翁捽主頭罵師古曰捽持其頭音材兀反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

都別將醫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

便不發下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

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

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

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曰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欲通渠轉穀積

居廬倉曰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嫪師古曰音了嫪者慧也故曰為名能史書習事嘗持

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

行表

此語云昔池名合  
春人水工梓伯春  
在春祀之令之  
標是



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  
曰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  
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  
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詔焉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  
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  
歸諸翎侯民眾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其人  
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眾心皆附小昆彌  
元貴靡鳩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  
天子聞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  
年也時年且七十賜百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  
後二歲卒三孫因畱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  
曰言其少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彌漢遣之卒百人送烏孫焉

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金印紫綬曰尊輔大

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曰季父左大將

樂代為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為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

者皆招而還之故安定也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

撫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

康居漢徙已校屯姑墨師古曰有戊巳兩校兵此直徙已校也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

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都護廉褒賜姑莫

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為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

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人牧

師古曰勿入昆彌按中恐其相擾也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翁歸靡時也小昆彌末振將恐為

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召兵討之而未能遣

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



此應云烏孫之事  
史家錄書此証為  
誠深矣

秩靡為大昆彌漢没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翎侯

難栖殺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石安

日之子名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丘師古曰番

音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會宗曰翎侯難栖殺末振將

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曰為堅守都尉責大祿大吏大監曰雖

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

本共謀殺大昆彌將眾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兼并

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也音於綺反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

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曰為榮至元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曰

自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

自身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愛勞且無寧歲師古曰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十一百五十里戶三千五百口二萬

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

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南至於闐馬

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王莽

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領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為名去長安八千

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

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

八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類

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

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輔國

侯安國侯擊胡侯御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



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郤胡君三人  
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  
墨接師古曰杆音烏能鑄冶有鉛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  
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  
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  
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  
海內虛耗正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言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  
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已東捷枝渠犂皆  
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漑田五千頃已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  
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

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采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致乏糧也臣愚已為可遣屯田卒

詣故輪臺已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已

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師古曰並多也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

宜因騎置已聞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

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就畜積為本業師古曰畜讀曰畜並墾漑田稍

築列亭連城而西已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行邊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嚴敕太守都尉明燹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

願陛下遣使使西國已安其意臣昧死請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

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

孤獨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

開陵侯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

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



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復能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讀曰飲

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尚苦之食不足不能

之事也終師旅疆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

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厮留甚眾師古曰厮留言其前後難厮不相逮及也厮音斯

曩者朕之不明曰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

秦人我句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恐言也句乞與也若汝也乞幸氣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

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興軍而遣之欲曰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與讀曰

豫參曰著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迺者曰縛馬書徧視丞相

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為文學謂學經書之人迺至郡屬國都尉

成忠趙破奴等皆曰虜自縛其馬師古曰見不祥甚哉或曰為欲曰見疆師古曰

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公也視亦讀曰示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曰其

軍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大卜

龜著皆曰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

行將於鹵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也封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封中貳

故朕親發貳師下鹵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繆不效也

重合侯毋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

道及水上曰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單于遺天子馬來常使巫祝之縛

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

渴師古曰能音耐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虜者并自離散也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

下非所曰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

使者明封侯之賞曰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尚恥不為况今大漢也且匈

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曰所聞師古曰搜索有恐其或私齎文書也今邊塞未正闌

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曰皮肉為利卒苦而燧火乏失亦上



集不得

師古曰言邊塞有關出逃亡之人而止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後降卒獵獸故令邊塞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亡文書

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當今務在

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

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

當今務在而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貧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之至此復修之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呂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

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

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

秋為富民侯呂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

還過杆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

臣屬於漢龜茲何已得受杆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

桑弘羊前議呂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

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

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

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師古曰呂使宜擅發兵也合五萬人

攻龜茲責呂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

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

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

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

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

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

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呂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

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師古曰琦音奇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

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

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

死其子承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

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師古曰員音千權反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

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烏貪訶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戶四十一口二

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

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干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戶二

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輔國侯左右將

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番音盤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戶四百

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

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忽反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戶百九

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

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二十七口百九



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三百二

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

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

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

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

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允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

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

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九口

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

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

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

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也戶四百五十口五

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

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

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

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



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

曰鄉讀曰嚮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耆師古三百

五里

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

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

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讀曰導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

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人武帝

天漢二年呂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

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

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

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

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

五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都連將軍趙充國為

增凡五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曰

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而立子烏貴

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

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憲師古曰憲音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

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憲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

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

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秋收畢復發兵攻車師

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

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



斬首略其人民。呂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憲即畱一候與卒二十人，畱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廼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吉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廼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廼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

開呂河山

師古曰開隔也音居竟反

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有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

公卿議曰：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將張常惠也將張

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廼得出。

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畱不遣，遣使上

書，願畱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呂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

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呂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

遂呂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

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師古曰烏孫遣其將

之貴者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巳校尉屯田

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

來差近，戊巳校尉徐普欲開呂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

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鉤呂道當為柱置。師古曰柱者支柱也音有所置立而支柱於已故心不便也柱音竹羽反音竹具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



不曉曰柱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心不便也地又熈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

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言牛羊昧

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盾生火其妻股紫師古曰厥音子侯反謂姑句曰矛

端生火此兵氣也利己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今又

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

國比大種赤水荒師古曰比近也音類寐反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己

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

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

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

謝罪執二王曰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

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也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師古曰請免其罪也使者曰聞莽不聽詔

曰廣新公甄豐為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師古曰甄音丁奚反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故事

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師古曰鞮音丁奚反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故事

給使者牛羊穀芻芟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

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不副所求也欲亡入匈奴戊巳校尉刀護聞之

師古曰刀音彫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埒婁城師古曰埒婁城名埒音劣婁音樓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

侯狐蘭支將置離眾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蓋率一國之眾也是

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

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巳校尉刀護病

遣史陳良屯相且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音于余反史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

玄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壘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

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眾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即將



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為燔火也分告諸壁曰匈奴十

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百四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

火難師古曰古然字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子

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師古曰遺雷置不殺也止畱戊巳校尉城遣

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曰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

巳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曰良帶為烏賁都尉師古曰

曰賁後三歲單于死弟烏索單于咸立師古曰索音力追切復與莽和親莽遣使

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刀

護者芝音妻子曰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

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危

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天鳳二年廼遣五

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巳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

穀焉耆者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

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犁危須國兵為反聞還共

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巳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

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為劉胡子鄧展曰劉音衫師古曰劉絕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劉轉寫誤耳

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

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

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

屬皆已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師古曰圖謀也從音子容反廼

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通西域曰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

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

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璫瑁則建珠崖七郡師古曰璫音代

此賦乃西地城郭諸國  
方以河而地置朔方郡及  
開河而酒泉之地不同乃  
一時浮說芳華中國而  
實效者也此亦亦洞生  
備虛長策與與匈奴  
不難後之身



瑁音感栲猶竹杖則開梓柯越鸞師古曰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

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益於後宮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蒲

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蓋康曰西駿馬名也師鉅象師子猛犬

大雀之群食於外囿師古曰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

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

一以甲乙次落日隨珠和璧師古曰落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

其中師古曰依讀曰宸宸如小屏風而畫為黼文也白設酒池肉林已饗四夷之

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已觀視之晉灼曰都

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碣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木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

謂齊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

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

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放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

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俞音踰碣音大浪反及賂遣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

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廼擢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

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師古曰屈因之已凶年寇盜並起道

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已未

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

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

已為此天地所已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師古曰禹貢之

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

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

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

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已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

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

此語云其去隋場  
帝蓋一問可於  
氏五世德澤深厚  
非楊氏篡盜得國  
以峻刑強劫天下  
可比武帝天資為  
異場帝之思復  
賴有德帝之悔故  
漢存而隋亡豈更  
家備書之止之以  
為萬世炯鑒夫



兼之矣。亦何曰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說以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考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西漢書卷九十六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